

桂林石刻史上的又一新发现

□秦冬发 文/摄

2020年8月29日，周六，上午11时许，我正在街头创城值守，桂海碑林博物馆的韦可祥发来微信问我：“还在捡垃圾？轿子岩来否？”午饭后，我驱车来到轿子山，由此揭开桂林石刻史上的又一个新发现！

轿子山位于翠竹路南面，紧邻湘桂线。轿子山有两个岩洞，位于东面半山腰的叫轿子岩，岩内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一处，岩口有明嘉靖三十八年造石塔一座。位于西面山麓的叫释迦岩，岩内有摩崖造像与摩崖石刻。我来到释迦岩时，韦可祥、鲍刚、邓志强三人正在采拓岩内的摩崖造像与摩崖石刻，文史爱好者王晶则将两件刚刚拓好的石刻拓片拿到岩洞口拍照，一件是北宋杨书思的题名，另一件仅有“灵川匠人秦公余”七字，“灵”字竟然是简体字。

拍好两张石刻拓片的照片后，我进到岩洞里，爬上十几米高的脚手架，来到韦可祥、鲍刚旁，他俩正在拓一尊佛像。在这尊佛像的右边，有一件摩崖石刻，刚刚推拓完成，宣纸还没撕下来。这件摩崖石刻高40厘米，宽59厘米，它就是我要说的桂林石刻史上的又一个新发现，因为就我们所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件摩崖石刻从未被人发现，也从未被人记录进任何一本金石著作，这件摩崖石刻的发现准确回答了这尊摩崖造像的雕凿年代。这件摩崖石刻距离今天已有1076年，它就是(五代·楚)秦弘遇撰轿子山释迦岩造像记。兹将我辨识、断句的造像记内容录于后：

夫密契情哉，已圆心愿。谬叨主维，获睹华岩。此山者，以几代劫未锁临彼上。往过坛信本备兴隆创建，立于福田，即先任院西道鸿之置也。巍城绝境，布十六国之圣人，正座金仪乃释迦之慈父。弘遇幸观精妙，堪种善芽，时启心诚得蒙一像，未经数月，俄及毕工。号慈氏之下生，写龙花之正相。弟子从志心专，物品六通，遂于寝之中遇一婆罗圣者，赞言功果，指示缘由。一云弘遇有亡日，爱妹见在幽关地狱，乃三禅间内，其中苦趣极是难闻，承此善因，还须自在；二得本身之

内，万获福芽；三已圆弟子之愿心；四则通需于来往。其目坚确。聊伸碑之词。时甲辰岁大唐开运初年。金上乃石主临朝之号，滴水是楚王(扶风)霸业之都。闰十二月二十六日。弟子：知十五里铺务秦弘遇记。

据2003年6月5日立轿子山东麓的一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桂林石刻”保护碑介绍说：“轿子岩摩崖造像位于释迦岩内壁上，造释迦佛一龕一尊，善跏趺坐，左手按膝，右手举施无畏印。像造于北宋早期。岩内左壁有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杨书思岩题名刻石一件。”就在这块保护碑的前面，仰面躺着一块早前立的保护碑，经仔细查看，其内容就是新立的保护碑的内容之所本，只不过“善跏趺坐”四字在新保护碑上被刻成了“善跏趺座”，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善跏趺坐”。从东麓这块保护碑书刻的简介内容可以看出，早期的研究者并不清楚释迦岩内佛像旁还有一件造像记，之所以说“像造于北宋早期”(按，桂海碑林博物馆网页在“轿子岩石刻及造像”一页则说“推断造像时代为北宋早期”。)大抵是因为“岩内左壁有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杨书思岩题名刻石一件”的缘故。杨书思的摩崖题名写道：“郡别驾杨书思行县，过开山释迦岩，僧云白同来。政和二年壬辰岁除日。”石刻上的“郡别驾”“年壬”五字已经缺失。杨书思之所以称其为“释迦岩”，自然就是因为秦弘遇在岩内雕凿了这尊释迦佛像的缘故。如今因为发现并采拓秦弘遇撰写的这件造像记，我们终于知道这尊佛像其实是有着明确的时间的，即“甲辰岁大唐开运初年”，并不是模糊的“北宋早期”。

那么，甲辰岁大唐开运初年又是哪一年呢？按甲子每60年一轮，唐代有5个甲辰年，但都没有开运年，均被排除，笔者以为，这里的甲辰岁是指公元944年，这一年正处于唐朝灭亡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这一年干支称甲辰年，是五代中的后晋出帝石重贵开运元年。这一年也是十国中的楚文昭王马希范开运元年；这一年还是吴越成宗钱弘佐开运元年、荆南文

献王高从海开运元年。此外，这一年又是南唐李璟保大二年、南汉李晟乾和二年。只是我不确定秦弘遇在这篇造像记中为何要写作“大唐开运初年”？“大唐”二字着实令我费解！因为这一年距离大唐王朝灭亡已经37年，距离后唐灭亡也有8年了，若秦弘遇尊十国中的南唐为正统，就应该署时间为大唐保大二年。另外，后晋天高皇帝远，事实上此时的桂林是在楚国的管辖范围内，因此我认为宜将这里的“开运初年”理解为楚文昭王马希范开运元年。

还有一个让我迷惑的地方，是时间款“甲辰岁大唐开运初年”与“闰十二月二十六日”之间为什么要插入“金上乃石主临朝之号，滴水是楚王(扶风)霸业之都”这样两句话？“楚王”二字我理解当指马殷。马殷(852—930)，字霸图，唐末五代时许州郟陵人，五代十国时期楚开国君主。开平元年(907)，后梁太祖朱温封其为楚王，定都潭州(今长沙)。天成二年(927)，后唐封其为楚国国君。而石刻上字径较小的“扶风”二字窃以为当指马殷弟马贇。据马贇在桂林开元寺立金刚经碑署名云：“静江军节度、桂州观察、制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使持节都督桂州诸军事、守桂州刺史、上柱国、扶风郡王、食邑五千户马贇建。”马贇被封为“扶风郡王”。“滴水”自然是指漓江了。至于前一句“金上乃石主临朝之号”的“石主”二字，本指石制的神主，与木主对应，但在此处它是与下文的楚王对应的，莫非是指后晋出帝石重贵，或者后晋高祖石敬瑭？只是“金上”二字又是何意？我不清楚。在日期中间为什么要插入这样两句话？着实令人费解，令人猜疑。难不成是当年的口号？石刻上的迷惑有待解答。

综上所述，轿子山释迦岩内有一龕佛像，这是早就知道的，但在佛像右边还刻有一件造像记，这却是第一次知道，桂海碑林博物馆的韦可祥、鲍刚、邓志强三人也因此成为采拓这件造像记的“第一人”。至此，桂林石刻大家庭中又多



▲本文作者自拍桂海碑林博物馆韦可祥、鲍刚工作照

了一件五代十国时期的摩崖石刻，一件造像记。

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秦弘遇于新任十五里铺知务之际，镌刻了这尊释迦佛像，而且秦弘遇的这龕摩崖造像比2013年公布发现的桂林龙脊寺遗址后余万雄等人的摩崖造像还要早9年——余万雄的造像记写于五代十国中的南汉乾和十一年(953)十二月十八日。此外，秦弘遇造像记在目前所见桂林所有摩崖造像记中内容是最丰富的，字数是最多的，有262字，它比余万雄的造像记足足多出97字。当然，秦弘遇的这龕摩崖造像也是目前所见桂林市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尊，用韦可祥的话说：我还以为是新刻的呢！



▲《苏东坡》

2020年10月1日，国庆、中秋双节同庆，新建的龙船坪特色街区，赶在这一天开街迎宾。临江一排新建的青砖瓦仿古建筑披挂红挂彩，绘画、书法等7个展览同时开展，突出了特色街区的文化艺术主题。

我走向桂林根雕奇石文化精品展厅。展厅入口，有个简介，道是“桂林根雕奇石产业规模和水平在全国居于前列，享有‘巧夺天工’和‘化腐朽为神奇’的美誉”，又说：本展厅展出的这批根雕奇石精品，具有国内一流水平。

我心里画了个问号。在浙江游走多年，对誉满天下的东阳木雕，还是略知一二的，那有“江南故宫”之称的东阳卢宅，那被权威专家称为木雕艺术博物馆的义乌黄山八面厅，我都去过多次，那精美，那恢弘的气势，确实让人震撼。眼前展厅里的这些出自桂林人之手的作品，能够与之相比吗？

这么想着，就走了进去。满眼都是根雕作品。一路看去，真可谓题材丰富、造型生动、技艺精湛、情感饱满、技法与理念更是融通古今中外，充盈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并且确实实实在在创新上收获颇丰。

特别是那件一人多高的、极富动感的《苏东坡》，右臂向斜后方伸出，手中握一管毛笔，那右肩线条极简，却极富力道，力道牵动之下，那右臂似乎瞬间就会收回，挥动那枝笔，疾风狂扫，写下“大江东去”，写下“老夫聊发少年狂”。作品的材料，可能是一段朽木吧，它只给艺术家留下了雕刻苏东坡头部和右臂的条件，应

龙头 昂起来

□牛建农 文/摄

该雕刻左臂的地方，却只能空着，左侧的半边身体，也只能空着，然而，就是这“半个”苏东坡，却以其动感与气势，一下子就紧紧地抓住了我的目光，脑中立即涌出这位豪放派大诗人的佳句。

作者，潘葵。离开苏东坡，前行不数步，智慧虔诚的弘一法师，站立在我的面前。这件作品的手法，与《苏东坡》相似。所不同者，《苏东坡》是以动感撼人心魄，《弘一法师》，则是以静“抓”人。

作者，也是潘葵。转过墙角，看见了比我略高一点的《屈原》和《陶渊明》。屈原，行吟江畔，孤高严峻又略带几分忧郁；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忘我。这两件作品，同样是有实有虚：头部、面部精雕细刻，身体线条极简，并且，有一部分身体空着——屈原不见右臂，陶渊明的身体，从胸至脚，中间部分都空着。

我断定：这应该还是潘葵的作品。看一下作品简介，果然是他！这位潘葵先生，不得了，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风格，是作家、艺术家的“识别码”。风格，是作家、艺术家成熟的标志。约了潘葵先生在他的《屈原》和《陶渊明》面前会面。

万万没有想到，潘葵不是我想象中的饱经沧桑的老先生，而是一位白白净净的小青年。

采访从查“户口”开始：潘葵，现年34岁，壮族，桂林龙胜三门人。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便跟从父亲干木匠活，在农村帮人铺木地板、装木板壁什么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转行搞木雕艺术？”

“说不清。不知不觉就转过来了。”

转过来，便痴迷，便一日三竿地进步。

孔夫子说：三十而立。2015年，而立之年的他，开始拿大奖。一拿，便一发而不可收：

2015年，他的作品《弘一法师》获广西工艺美术作品“八桂天工奖”金奖；

2016年，《不朽》获广西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创作工程金奖；同年，这件作品荣获“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金奖。 “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是全国的最高奖项。

2017年，是他大丰收的一年。

这一年，他的《千年梦圆在今朝》获广西壮族自治区艺术作品展精品奖；《齐白石》获第十二届中国(东阳)木雕竹编工艺美术博览会特等奖；《水墨系列·诗中圣贤》入选第十八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手工艺精品博览会，并获“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银奖。

2018年，入编《中国当代雕塑名家》。

从铺地板的小木匠到广西工艺美术大师，到中国雕塑名家，这中间是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他只用了十几年。

“我勤。”潘葵说：“多做。多读书。我每年都要买五六千块钱的书。雕塑、绘画、建筑设计、园林设计、企业管理、美学、哲学、历史、文学、中医中药、心理学，什么都读。我对心理学特别感兴趣。”

能准确生动地刻画苏东坡、屈原、陶渊明这些大文人的形与神，对任何艺术大师，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潘葵只是初中毕业。

“也没别的什么高招，就是多做，多想，多悟。”

指着《屈原》和《陶渊明》这两件木雕，我问潘葵：“你的这些作品，属于哪一种类别？”

他说：残雕。

残雕，应该是大写意与工笔的巧妙结合吧，人物身体那空着的部分，则可以看作是中国画特有的“留白”。

留白，是笔不到而意到，吸引观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补足，去完善。这样，就调动了观者和作者一起投入到创作的过程之中，观者通过这样的合作与沟通，就会与作者心心相印，自然也就永牢记住并喜爱作品。

近年来，“寻找桂林文化的价值，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然而，到哪里去寻找，又如何挖掘呢？

从潘葵身上，我得到了启示。人民群众是历

史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桂林文化的力量，蕴藏在人民之中。桂林人民，是推动桂林发展的主体，是创造桂林文化最根本的力量，比如这个年纪轻轻的潘葵，他就用自己的创造和业绩，为桂林增添了光彩。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根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西工艺美术协会副理事长、桂林工艺美术协会理事长、广西工艺美术大师张利梓告诉我：协会成立十年来，会员从最初的40人发展到近300人(其中有广西工艺美术大师44人)，所获奖项从数十个增加到了上千多个，行业从业人员约3万人，年产值约20亿人民币。

这一组数据，让我看到了桂林文化产业发展

的强劲势头和辉煌前景。这不就有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吗？

我想，规划面积15平方公里、投资150亿的桂林漓西新区，应该以建成旅游业、文化产业、商贸业和相关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城市新区为目标，而多种产业的融合，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应该吸引、鼓励尽可能多的市民和类似桂林工艺美术协会这样的群众文化团体参与进来。

龙船坪是漓西新区的龙头。当老百姓万众一心地投入到龙船坪的创新创业之中的时候，这个龙头，就昂起来了。



古风博物院如意馆开馆

近日，坐落于高田镇蒙村如意峰下的阳朔古风博物院如意馆开馆。该博物院集文物收藏、展示、研究、交流、文创和知识传播为一体，并以如意为主题，重点展示历代福寿吉祥文化以及佛教文化文物艺术品，主要以唐宋明清宫廷金器、玉器、佛家法器为主展。

据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吉祥文化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分流，它凝聚了中国人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审美趣味与宗教情怀。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激发人们去创造，凡是人们认为美好的东西，都会表现在吉祥文化之中，构成吉祥文化永恒的主题。古风博物院为人们了解中国吉祥文化提供了宝贵依据。图为游客正在馆内参观拍摄。

记者唐艳兰 摄



▲潘葵与其作品